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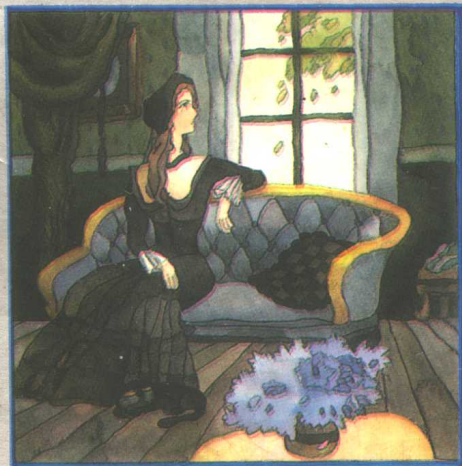
WV 外國文學名著精品

UNE

莫泊桑作品集

V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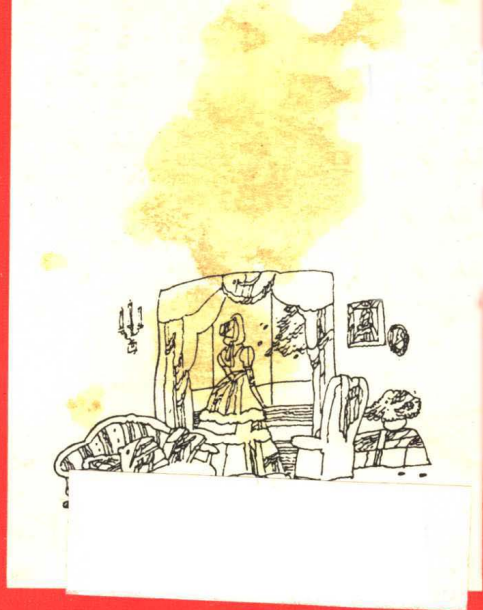
一生



[法] 莫泊桑著

Guy de Maupassant

浙江文藝出版社



UNE

莫泊桑作品集

VIE

一生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雯雯
封面画：郑凯军 钱继伟
封面设计：靳斌 梁珊

Guy de Maupassant

UNE VIE

— 生

——莫泊桑作品集

〔法〕莫泊桑著 唐珍 丁天缺 孟筱敏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印数 00001 11000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776-0/I·718 定价·11.50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收入外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均为全译本。该套丛书的选目主要是在国内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规定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的基础上,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及部分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商定的。入选的作品均为既有相当艺术价值、又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欢迎的名著。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书后还附有国外权威人士和国内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各一篇。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既可以配合大学教学,也可以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阅读收藏,实为广大高校学生、研究教学人员和文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籍。

这套丛书在编选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国家教委、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编委会

主编：李文俊

编委：王智量 乐黛云 朱炯强 华宇清
刘微亮 严永兴 李力 李明滨
吴德艺 沈念驹 宋兆霖 张佩芬
范大灿 林一安 罗芃 金志平
倪蕊琴 唐月梅 陶洁 黄源深
董衡巽

(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列)

Guy de Maupassant

[法]莫泊桑著

唐珍 丁天缺 孟筱敏譯

目 录

一 生 唐 珍译 (1)

中短篇小说 丁天缺 孟筱敏 译 (213)

羊脂球 (215)

一场决斗 (256)

项 链 (262)

我的叔叔于勒 (272)

雨 伞 (281)

陪 嫁 (291)

等 待 (299)

离 婚 (305)

父 亲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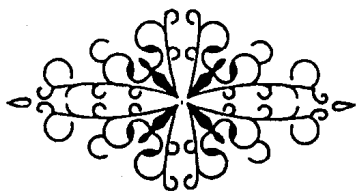
附 录

莫泊桑和他的小说 郝 运 (325)

莫泊桑和他的《一生》 [法] 皮埃尔·考尼 (336)

一 生

唐 珍译



雅娜打点好行装，走近窗前。雨还是不停地下着。

大雨整夜都在哗啦哗啦地敲打着屋顶和门窗。天空低沉，饱含着沉甸甸的雨水，如同爆裂一般，把积水倾泻下来与泥土混合，将大地融化成糖浆似的稠泥。阵阵大风闷热而沉重。阴沟里涨满了雨水，四溢街头，哗哗流淌。街道杳无人迹，两侧的房屋像海绵似地吮吸着潮气，水分一直渗到屋里，使得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都是湿淋淋的。

雅娜昨天才从修道院回来。从此她获得了终生自由。她已经准备好，对向往已久的人生幸福，一点一滴都不放过。这时她有点担心：如果天不放晴，父亲会不会动摇不走了？从早上起她就一直在察看天色，已经不下百来次了。

她发现忘记把月份牌放进旅行袋了。她从墙上摘下那个小小的月份牌。月份牌正中印着当年——1819年所有的日期，全是烫金的。她用铅笔划掉了头四格，抹掉每一个圣名，一直到5月2日：这一天是她离开修道院的日子。

门外有个声音在叫：“小雅娜！”

“进来吧，爸爸。”雅娜应道。父亲走进房门。

这位就是西蒙·雅克男爵。他的名字叫勒佩蒂·德沃，属于上个世纪的贵族，心地不错，脾气却有点儿古怪。他狂热地崇拜卢梭，

对大自然、田野、森林以至动物都充满温情和爱恋。

既然出身贵族，他对 1793 年^① 发生的一切就怀有本能的不满。可是他既具有哲人的气质，又受的是非正统教育，所以尽管他痛恨专制暴政，也不过是发发无伤大雅的牢骚而已。

他的最大优点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弱点就是心肠太软。他的心肠软到连去爱抚、施舍、拥抱他人都有余而力不足。一种造物主般的慈悲使他处处行善，来者不拒，仿佛精神麻木不仁，缺乏魄力。这几乎成了他的毛病。

男爵是个崇尚理性的人，他为他的女儿制定了一整套教育方案。他要使她生活愉快，为人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

雅娜在家一直住到十二岁，尽管母亲伤心不已，还是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

他严格地让女儿与世隔绝，过着幽禁的生活，不谙世事。他想让她保持贞洁如玉，等她长到十七岁接出来时，再由他亲自调教，将人之常情诗意般地灌输给她，在广阔的田野里富饶的沃土上启发她的性灵，解除她对动物天真纯朴恋情的蒙昧无知，让她去认识生命天然和谐的法则。

现在她从修道院出来了，容光焕发，精力充沛，渴望着幸福的降临。她急于享尽人间欢乐，尝试各种诱人的奇遇。在修道院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在漫长无尽的黑夜中，她曾多少次孤独地期盼着，梦想得到这一切。

她长得酷似维罗尼兹^② 肖像画上的美人儿，栗色的头发熠熠

① 1793 年，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也是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开始专政的一年。这一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

② 维罗尼兹（1528—1588），是 16 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

生辉，为她那贵族特有的红润肤色增添了光彩。皮肤上那层轻柔的汗毛，在阳光的抚弄下，犹如一层雪白的细绒，依稀可辨。她那幽深的蓝色眼睛，长得像荷兰小瓷人儿的眼睛一般。

她的左鼻翼上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右下巴上也有一颗，上面几根细细的汗毛与肤色十分接近，令人难以分辨。她身材挺拔修长，胸部成熟丰满，腰身波浪起伏，十分优美。她嗓音清脆，有时过于尖细，可是她那爽朗的笑声给人们带去欢乐，感染了周围的气氛。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常常把双手放到鬓角，像是要捋顺两侧的头发的。

她飞奔到父亲跟前，搂着他吻他，说道：“我们走不走呀？”

父亲笑了，摆动着长长的已经花白的长发，指着窗外说：

“这种天气你还想旅行吗？”

可是她娇声娇气动情地哀求着：“噢，爸爸，我求您啦，走吧，下午天会好起来的。”

“可你母亲绝不会同意的。”

“会的，我保证她会答应的，我去跟她说。”

“你要是能说服你母亲，我是不成问题的。”雅娜奔向男爵夫人的卧室，她早就在等待出发的这一天，已经迫不及待了。

从她进圣心修道院起，还从未离开过卢昂。在没有达到规定的年龄以前，父亲不准她有任何娱乐消遣。只是带她到巴黎去过两次，每次住了十五天。可是巴黎也是一座城市，她向往的却是乡间。

现在她要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白杨山庄去消夏。他们家的那座古老府邸坐落在伊堡附近的石崖上，她相信在海浪拍击的岸边自由自在地生活，其乐无穷。而且一旦婚嫁，这座庄园肯定会当陪嫁送给她，让她永远居住下去。

可是从昨晚起，大雨一直下个不停，这成了她这辈子最懊恼的一件事。

只过了三分钟，她就从母亲的卧房跑出来了。满屋子都听到她

的叫声：“爸爸，爸爸！妈妈同意啦！快套车吧！”

滂沱大雨依旧下着，四轮马车快到门口时，雨势反而更猛了。

雅娜就等着上车了。这时男爵夫人被人搀扶着走下楼梯，一边是她的丈夫，另一边是个高大结实的使女，体魄健壮得如同小伙子一般。她是诺曼底科城一带的人，看上去起码有二十岁，尽管她实际上还没超过十八岁。在家里，大家几乎把她看成是男爵的第二个女儿，因为她是雅娜奶妈的女儿，与雅娜是同乳姊妹，叫罗莎丽。

罗莎丽的主要职责是扶着女主人走路。男爵夫人近年来得了心脏肥大症以后，体态臃肿不堪，为此，她叫苦不迭。

男爵夫人走到这座古老府邸的台阶上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她看着满院子流淌的雨水嘟囔着：“这可真不大讲道理。”

她的丈夫始终满面堆笑，答道：“这可是你愿意的哟，阿黛莱德夫人。”

由于她有阿黛莱德这么一个华贵的名字，丈夫总冠以“夫人”之称，在看起来相敬的口吻中带着几分讥讽的味道。

接着她往前走几步，艰难地登上马车，一下子把坐椅弹簧压了下去，吱吱作响。男爵坐在她旁边，雅娜和罗莎丽坐在背对马车夫的位置上。

厨娘吕迪维娜抱来几件披风让大家盖在膝头，然后把两只篮子塞到他们腿下。接着她自己爬上车坐到西蒙老爹的旁边，用一条大毯子裹住全身。看门人夫妇走来和大家告别，关上车门，主人最后叮嘱他们：行李放在另一辆两轮车上，要紧跟着送出去。说完大家启程上路了。

马车夫西蒙老爹在雨中埋着头，弓着背，蜷缩在有三层披肩的外套里。狂风暴雨呼啸，敲击着玻璃窗，淹没了路面。

两匹马拖着四轮马车向河岸急驰而去，从沿岸停靠的一排排大船边闪过。大船上的桅杆、横桁和绳索凄然屹立在凄凄风雨中，像是被剥去枝叶的枯树干。接着马车驶向去里布台山的林荫大道。

不一会儿，马车穿过了片片牧场。偶尔有一两棵被淹没的柳树，艰难地挺立在茫茫雨雾里，枝条垂落，像被抛弃的尸体。马蹄嗒嗒作响，车轮泥浆飞溅。

大家都闷声不响，心情宛如这片土地，被雨水浸得湿漉漉的。男爵夫人仰靠着头，闭着眼睛。男爵神色黯然，观望着乡间千篇一律沐浴着雨水的景色。罗莎丽大腿上放个包，带着乡下人常有的呆板，在那里愣神儿。只有雅娜在这温暖的雨丝中，如同刚刚从室内移到露天的一棵植物，觉得自己又复活了。她浓厚的兴致，像浓密的枝叶保护着她的心，使她免受了忧郁的伤害。尽管她也是一言不发，可是她多么想歌唱，想伸出手去接上一捧水来喝。被马儿带着飞驰，观赏凄凉的雨景，大雨铺天盖地，她却在车里有一席蔽身之处，这一切，在她看来，真是快活极了！

两匹马发亮的臀部在滂沱大雨里冒出一股股热气。

男爵夫人渐渐睡着了。六个整齐的发卷下垂着，框住她的面庞，她的脸渐渐沉下去，软软地与下巴三道肉褶粘合在一起，最下面的几道弯已经与宽阔的胸脯肉连在了一起。她的头每呼吸一次就抬起来，然后再垂下去。她的两腿，随着一张一合的嘴发出的呼噜声，一鼓一鼓的。她的丈夫朝她弯下身子，轻轻地把一个皮制的小钱包放到她交叉在肥胖肚皮上的手里。

这一碰把她惊醒了。像所有刚刚从瞌睡中惊醒过来的人一样，她呆呆地看着这个物件。钱包滑下来，散开口，金币和钞票哗啦啦撒了一车。这时她才完全清醒。女儿见状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男爵把钱币拾起来放在她的膝头说道：“瞧，我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我从埃尔多农场得来的钱。我把它卖了，修整白杨山庄，以后咱们要常到那儿去住住。”

她数了数，一共六千四百法郎，然后不慌不忙地装进自己的衣袋。

祖上留给他们三十一处地作遗产，现在这个埃尔多农场是他

卖掉的第九座。他们现有的田产上每年可以有两万法郎左右的收益，如果管理得当，年收入到三万法郎并不困难。

他们生活简朴，如果家里不是有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敞开着，这些收入是足够开支的。这个洞就是行善积德，这种美德耗尽了他们手头所有的钱，就像太阳吸干沼泽里的水一样。这些钱像水一样流得无影无踪，至于怎么开销掉的，没有人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个人随时都会说起：“我不知怎么搞的，今天花掉一百法郎，没买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种乐于行善的做法仍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的默契已经达到绝妙动人的程度。

雅娜问道：“现在我的城堡漂亮吗？”

男爵满怀喜悦地回答：“你去看吧，小丫头。”

暴雨渐渐地小了，不一会儿只剩下蒙蒙细雨，形成飘忽不定的雨雾。压顶的乌云似乎被拨开了，天色明亮起来。突然间，从望不见的云层裂缝中撒下一缕阳光，照射到草原上。

乌云形成缝隙，露出蓝色的天空，裂口越来越大，像撕裂的面纱。明净深邃的碧空展现在大地之上。

一阵凉爽的和风吹过，大地仿佛也痛快地舒了一口气。马车沿着花园和树林行驶时，偶尔会听到一只正在吹晒羽毛的小鸟的鸣叫。夜色降临，除了雅娜，车里的人现在都睡了。马车两次停在小旅店前面，让马歇歇脚，给它们喂些饲料和水。

夕阳西下，远处的钟声回荡。马车经过一个小村时点亮了灯，此刻夜幕被繁星点缀得明亮起来。一路上，家家灯火通明，从黑暗处透出点点光亮。一轮橙红巨大的明月，从山丘背后、杉树林间跃然而起，然而似乎睡眠朦胧。

天气温和，马车窗玻璃都敞开了。雅娜享尽了梦幻，幸福地饱览了沿路风光后，现在也休息了。有时一个姿势呆久了，四肢麻木，她才睁开眼睛，望望外面。夜色明亮，她看见农庄的树木闪过，田

野上零零散散几头牛坐卧在那里不时昂起头来。她换了一个姿势，想重新找回恍惚的梦。可是马车连续不断的隆隆声灌入耳中，使她怠于思索，于是她又合上双眼，感到身心都十分疲劳。

然而车子却停住了。一些男女手持灯笼，站在车门跟前。终于到了！雅娜猛然醒来，忽地跳下马车。

父亲和罗莎丽，由一个农户掌着灯，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了马车。男爵夫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难受得哼哼唧唧直叫，还不断用有气无力的声音重复着：“啊，上帝，我可怜的孩子呀！”她既不要吃也不要喝，上床躺下便睡着了。

雅娜和男爵面对面共进了晚餐。

他们对望着，微笑着，伸出手隔着桌子相互握住。然后怀着孩子般的兴奋心情，开始参观修复后的邸宅。

这是一座诺曼底式的高大宽敞的住宅，包括府第和农事用宅，当年全部用白石头砌成，现在却褪变成了灰色。地方十分宽敞，足够整个家族的人居住。

宽大的厅堂贯穿整个住宅，把这座住宅分成两部分，大门前后对开。进门处两侧都有楼梯向上延伸至二楼，接合为一体后，宛如一座桥梁。这样在楼下正中处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一楼右侧有一座敞亮的大厅，里面挂着壁毯，上面绘有花鸟图案。所有的家具上都盖着图案精细的锦绣。这些绣品的图案，全都是拉封丹的《寓言》中的故事。雅娜看到自己童年时喜欢的一把椅子，乐得周身振奋，那上面绣的是《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客厅旁边是一间塞满旧书的图书室，还有两间空房。靠左侧是刚刚换上细木护墙板的餐厅，还有衣物间、配膳室、厨房和一个备有浴缸的小套间。

二楼贯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十个房间的房门都依次顺走道排列着。走道尽头右侧的一间是雅娜的房间，他们走了进去。男爵只用了些围幔和闲置在顶楼上的家具，就把房间装饰一新了。

这些围幔都是弗朗德勒生产的，非常古老，房间里因而集中了不少稀奇古怪的画面人物形象。

可是小姑娘一看到自己的床，就高兴地大叫起来。床的四角装饰着四只橡木大鸟，上蜡后显得乌黑锃亮，它们像四个守护神保护着这张床。床的两侧装饰着两个由鲜花水果图案组成的镂空雕刻花环。四根床柱精心雕刻出凹形花纹，在考林辛式床柱顶的檐板上雕刻着被簇拥在蔷薇花中的爱神。

这张床气派十足，尽管随着岁月流逝，木头变旧而显得肃穆，却还精美漂亮。

床罩和顶罩闪闪发光，酷似布满繁星的两片蓝天，它们是用古铜缎织成的，深蓝的底色上如星斗般均匀地绣着金色的硕大百合。

雅娜仔细欣赏了这张床以后，把手里的烛台举高，观赏着墙围，想弄明白画面上究竟是什么。

一位年轻的贵族和一位少女身着红绿黄颜色的古怪服装，在一棵白果成熟的蓝色大树下聊天。一只硕大白兔在咀嚼几棵灰色的草。

在人物形象的上方，朦胧中可以看到五座圆形的尖顶房屋。再往上是一座红色的风车屹立在当空。

环绕着整个壁挂的还有一些花卉图案。

另外两块壁挂很像这一块，只是画面不同，上面有四个小人儿走出房间，他们穿着弗朗德勒人的服装，双臂高高举起，表现出惊异和极端愤怒的表情。

可是最后一幅却表现出一个悲剧场面的：在一只吃草的兔子旁边，躺着一个年轻男子，他看上去已经死去。少女看着他，正往自己的胸膛刺进一把利剑。树上的果子已经变黑了。

雅娜不想弄明白画面的意思，却发现角落里一个用放大镜才看得见的小动物，如果那只兔子是活的，可能会把这个小动物当成草吃掉。可是这动物却是一只狮子。她认出画面上表现的是皮拉姆